

壹、前言

《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制定公布實施至今剛滿10年，其中第19條明定：「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期待教師能夠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刻板印象、避免偏見與歧視，那麼職前師資養成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事實上，許多文獻也都指出，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成效端賴教師是否具有性別意識（如李淑菁，2011；莊明貞，1997；游美惠，2001；楊巧玲，2002；Sadker, Sadker, & Hicks, 1980; Sanders, 2002）。

另一方面，《性平法》第15條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教育專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但是落實情形如何值得關注；根據本研究所從屬的專題研究計畫之文件分析發現，100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培育機構開設性別教育相關課程者有限，在93個單位（包括師資培育系、師資培育中心）中查得24門課，授課者22位（其中兩位各開2門）。本研究徵得10位授課者的同意，針對其開課經驗進行訪談，目的在瞭解這些獨立開課的師資培育者，如何安排課程內容進行教學？面臨哪些挑戰？既有的相關研究大多將焦點置於中、小學教師，本研究認為師資培育者教授性別教育的理念與作法同樣需要關切，一方面探究獨立設科的性別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之實施現況，一方面理解師資培育者獨立授課所面臨的困境及挑戰，以期作為未來政策修訂及師資培育者自我精進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為了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而獨立開設的性別教育課程，究竟包含哪些內容？又是如何進行教學？並未引起研究關注，所累積的文獻相當有限。以下將從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兩個層面汲取養分，作為深究與探討之依據。

一、女性主義教育學的緣起與發展

儘管女性主義內部是異質的，但是直指性別的不對等權力關係是共通的路徑，放在學門知識的脈絡來看，女性主義論者對「男流／主流」（malestream / mainstream）的現象指證歷歷（如Harding, 1987, 1993, 2004; Martin, 1982），教育領域也不例外（如Acker, 1994; Martin, 1982; Weiner, 1994）。但經過持續的努力

與累積，從文獻可得知已存在女性主義教育學，例如潘慧玲（1999）曾對美國女性主義教育學的發展脈絡做了詳盡的說明，指出女性主義教育學的相關文獻十分龐雜，原因之一是學者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主要分為「婦女研究」（Women's Studies）學程或系所和教育學院，至於所謂「相關文獻」也可分為兩部分，其一為「性別與學校教育」（gender and schooling）的研究，致力於揭露課程與課堂的性別不平等，呼籲實施性別涵蓋（gender-inclusive）課程；其二為「女性主義教育學」（feminist pedagogy）的倡議，致力於挑戰高等教育中所充斥的父權思想，呼籲重新認知婦女的學習方式，使其能在學習環境中建立主體性。潘慧玲認為有了上述的脈絡性理解，可以得知若就廣義來解釋，只要是與女性主義相關的教育研究都可以涵蓋在女性主義教育學之中，但若就狹義來看，女性主義教育學係指因不滿父權的教育體制而企圖建立一種納入女性經驗的教育學。

其實潘慧玲（1999）所說的學術背景有異，形成不盡相同的研究路徑與實踐策略，也可以在臺灣找到類似的軌跡。一方面，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的全面化、體制化、基礎教育化，有賴教育部於1997年3月7日成立的「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搭上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風潮，即使最後性別議題無法有效地與七大學習領域整合，而以「重大議題課程綱要」另行公布，但終究使正式課程中所忽視或懸缺的社會新興議題納入課程綱要實施，仍具時代意義（周麗玉，1999；莊明貞，2005）。然而，另一支重要的高等教育階段的發展卻較少在性別教育的討論中被提及，張珣和吳燕秋（2002）認為，「兩性平等教育」的推動是「婦女研究」、「婦女運動」發展的成果之一，她們指出成立於1985年的臺大婦女研究室是臺灣「婦女研究」的濫觴，比西方國家晚了將近20年，也比其他亞洲國家還遲，到了1990年代末期，「婦女研究」才正式成為一個學門，指的是1998年國科會（現稱科技部）於人文社會學組成立「性別研究」學門，對張珣和吳燕秋而言，「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是「婦女研究」概念的延伸，且在兩性教育或性別教育進入中、小學之前，大學已開設相關課程（李艷梅，2009；楊巧玲，2011）。

換言之，相對於中、小學階段把性別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在高等教育階段則是將性別議題獨立開課，早期比較傾向婦女研究、兩性關係，後來逐漸演變成性別研究、性別關係。不過不同性質的大學所開設的性別教育相關課程有別，根據魏美娟和方文慧（2011）的研究，教育課程中開設性別相關者有限，一般大學學生最容易從系所專業課程接觸性別議題，其次才是通識課程，而通識課程則是技專校院大學生最可能接觸性別議題的管道。但性別通識課程內容為何？陳芬苓（2003）曾針對大專院校的通識課程檢驗其性別意識形態，結果發現，一般類別